

II 無處不在的香港北魏

● 文 / 陳澄人

造佛記、墓誌銘、摩崖，這些古老的中國傳統碑刻，對生活於一千多年後高樓林立的香港的人來說，也許是遙遠模糊的歷史遺物。但這些碑刻上用的字體，歷盡民族遷徙、歷史遺忘，走遍半個中原後，最終以另一個面貌，扎根在中國最南面的城市香港。它們不固步自封，而是默默地與香港市民的生活並肩，以靈活多變的形式出現，如商號招牌、書籍題字、廣告標語、貨櫃車身，同時也有堅守傳統樣式的造佛記、墓誌銘、摩崖等。漢字的文化源遠流長，即使是時代的巨輪，也輾不過堅毅的文字風格，回看歷史，唯有我們習慣失憶、忘記歷史的民族性，才是讓古老文字掉進遺忘的主因。當清代文人將塵封的魏碑喚醒時，也將創新精神注入古老的漢字文化中，我們又可否重新認識這種漸被香港人遺忘、將要被送到堆填區的文字，為香港面對前路迷失的現況，帶來點點新啓示？

造佛記

淺水灣對於香港人來說，是夏日暢泳的熱點，港島南區獨特的海灣與島嶼構成的優美風景，自英殖時期已吸引了外籍人士聚居。這裏有不少富殖民地色彩的古建築，豪華海景平房與近年進駐區內的外國餐廳，形成了一種抽離的歐陸氣氛，因此大家應該很難想像在淺水灣海灘的東面，坐落了一個建於七十年代的鎮海樓公園，內有一群帶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塑像，如天后、觀音、海龍王等。

園內的神像，如龍門石窟的造像記般，立了大量石碑，記錄建像原因、祈願題記或吉祥字句。這神像群大部分的碑刻，全都採用了香港北魏風格的字體，是香港僅存數量最多的香港北魏集中地。當中以《觀音》碑最矚目 (Fig. 1)，這碑上最大的字高約兩尺，最小約兩厘米。大字空間充足，筆劃極粗厚，負空間密不透風，雕工仔細，細緻的毛筆枯筆也仔細重現。例如「觀音」兩字結構較一般北魏方正，筆劃也沒有向外延伸，也許是為了兼顧上下四方的空間。標點符號到民國初期才普遍運用，碑刻這類傳統的記事形式一般不會運用標點，故此碑屬少數。小字行段工整，有如鉛粒排版，字元及標點符號都以正方形為基線（如全形字元）。筆劃幼細，因為



1 《觀音》碑，淺水灣香港拯溺總會

字細而不能如大字般細緻，結體扁平，筆劃誇張延伸，為文章增添不少節奏。此碑最有趣的地方，是碑頂竟然刻有英文字，中英雙語的北魏碑想必是香港獨有的吧！另外亦有日資公司「入鄉隨俗」，捐款立碑時也用上北魏。另一塊《天后》碑下有塊小字題記，排版工整，甚至橫向也連成直線，是因為細小的說明文字長度也剛好可以安排成三個大字的長度？處理功力極為細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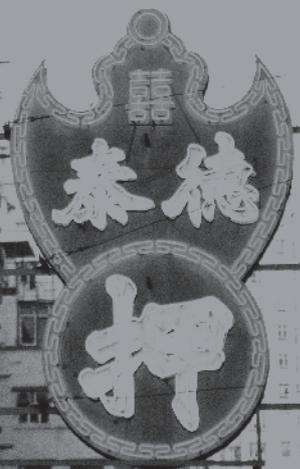
七十年代以後，隨着香港的北魏書法家相繼逝世，以及照相植字的科技開始普及，香港北魏招牌慢慢式微，在這間天后廟裏發現的香港北魏，最遲的立碑年份為一九九二年。可惜在此書出版之時也未能探究題寫這些碑的人，如方岑玉芳、劉漢華、方韓秀珍、姚樹聲的背景及其他書法作品。在天后及觀音像之間，還有一幢仿中式木建築，外形貌似寺廟的「鎮海樓」，其實是香港拯溺總會總部大樓。「鎮海樓」的大樓題字並沒有留下署名，但從堅挺的結構及粗幼均等的筆劃來看，很可能是區建公的書丹。

招牌

香港北魏一直都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大家習以為常，反而對它的背

景不大感興趣。來過香港的人都肯定見過香港北魏的書法字體，如街上常見的當舖（押店），「蝠鼠吊金錢」招牌，上幅為蝙蝠形狀，下面則是紅底白字的「押」字招牌，就是經常應用於商舖的香港北魏招牌（Fig. 2）。香港滿街是北魏的原因大概有三個可能性：一是清代乾嘉年間始掀起研究魏碑的風氣，趙之謙是當時書法家中最為後世尊崇的一位。趙氏於一八八四年逝世，區建公則在一八八七年於廣東出生。這一輩生於清末的書法家在戰後南下香港，延續清末研究魏碑的氣氛，將自己對書法美學的想法實踐在招牌題字的工作上。二是北魏的剛健氣魄，精氣有神，讓商號增添可靠、穩重的感覺。三是實際上，北魏或許是所有書法字體中，辨識力最高、筆劃設計最獨特的，其特長筆劃的延伸，也令外形輪廓鮮明，老遠也能辨認（Fig. 3-4）。

位於地面的商舖通常不會只有一個招牌，店家會按照路人與舖面的距離決定安裝招牌的數目、大小、高度、物料及設計。例如位於旺角彌敦道的鳳城酒家，它最大的招牌與彌敦道成「對角」直角，即使身處於高速行驶的車輛內，也能迎面辨認；藍色背板配襯紅色的霓虹燈字，晚上也能清晰看見。正門招牌以路上行人的可視角度及距離為基準，一般離地十多呎，用木或銅鐵製作。二樓亦有巨型霓虹燈與彌敦道平行，方便對面馬路的行







4 六七十年代在香港街道的書法字體檔，提供魏碑書體服務
〈圖／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室〉

人觀看。

較舊式的老店除了戶外招牌，店舖內也有一幅木製金漆招牌 (Fig. 5)，可見商舖在招牌的佈局上，會盡量顧及所有觀看距離及角度。樓上商舖或會址通常會將招牌放在大廈外牆，設計簡單，只有商號名字。灣仔莊士敦道的美華大廈及佐敦的聯合大廈外牆就是最佳的例子 (Fig. 6)。售賣肉類、海鮮的商店則有另一種風格，它們多用米色底色配合綠色的水磨石做招牌及店舖裝潢 (Fig. 7)，外牆也會用北魏字體標示行業性質，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偶爾可以發現承建商在招牌留下署名及聯絡電話，除了達至宣傳效果外，可見當時工匠對自己作品充滿自信。

醫館和診所則清一色只用白底黑字招牌 (Fig. 8)，原因未能考究，也許每個行業的招牌都有專用的顏色搭配，以方便識別。除了民間作品，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政府，關注英國與本地華人文化的融合度，因此每當政府的基礎設施需要題字時，也會使用民間華人商號社群中流行的北魏體 (Fig. 9)。

銀行招牌

以往不少銀行都會選用北魏作招牌，例如泰國盤谷銀行，以及華資的廖創





燒金

臘猪

福
電



林恆榮議員辦事處
寶石事務促進會
林恆榮 博士





興、道亨和東亞銀行 (fig.10-12)。對照舊相中的招牌字體與今天銀行商標中經常使用的黑體字，兩者的視覺效果差別甚大。因為黑體較適合用作內文字，若應用在標誌設計上，看起來會較呆板。到了現在，只剩下廖創興銀行依然沿用北魏作商標和招牌字。

書籍、廣告

香港北魏除了建構香港城市的視覺環境，也出現在各類型的印刷品中，如酒樓廣告、黑膠碟封面、書籍、聖詩集封面，還有馬經。嘗試比較商舖招牌及印刷品上出現的香港北魏時，會發現印刷品上的北魏筆劃較幼，字號愈細，筆劃愈幼，這是因為考慮到字號大小與筆劃粗幼的辨識度的關係 (fig.13-16)。

貨車

我一直以為香港北魏早在七十年代以後漸漸絕跡香港，但往返位於觀塘工業區的叁語工作室時，卻不時見到有貨櫃車的車身噴上了簇新鮮艷的北魏

